

# 觅我游踪 五十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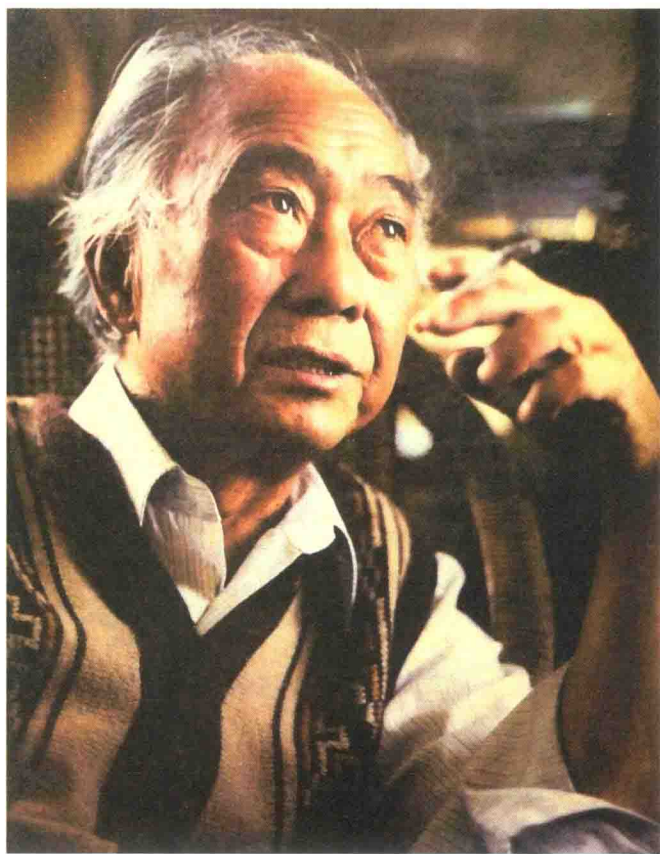
汪曾祺  
朝编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
华文出版社



汪曾祺画作



1987年，在家中



1987年，在美国作家海明威出生地

## 出版说明

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，近些年来，对汪曾祺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，甚至形成了“汪学”热。虽然他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，但其作品却以各种形式一印再印，受到越来越多“汪迷”的喜爱。汪曾祺被誉为“能和鲁迅共同承包语文课本的扛把子”。随着汪曾祺的作品被不断收入中小学教科书，以及选入中考、高考的试卷，广大中小学生也加入了“汪迷”的队伍。汪曾祺的作品饱含历史人文气息，在厚重的同时又含有纯真和友善，充满人文关怀和生活情趣，和谐与美是其作品的主旋律。用汪曾祺自己的话说，“我追求的不是深刻，而是和谐。”“我写的是美，是健康的人性。”

我们策划出版的这部《觅我游踪五十年》，篇目由汪曾祺之女汪朝精选。汪曾祺的创作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，80年代成名，所以，沈从文称其“大器晚成”。因其创作时间跨度长，其作品有自己的语言特色，我们尽量尊重初刊本，对标点和文字少做改动，以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，同时以最新版《汪曾祺全集》、汪曾祺手稿和作者生前编订出版的作品集为参照，更正文章中的错讹，保留原有注释，编者新增注释标有“编者注”字样。

本书共精选汪曾祺散文62篇，总计27万字，以游踪为线索，分为五部分：故乡之念、昆明之忆、北京与坝上、旅痕处处、出

关散记。汪曾祺19岁离开家乡，来到云南，再回故乡时已经61岁，71岁再到云南时写下《觅我游踪五十年》。50多个春秋，38座城市，记录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、饮食文化、草木虫鱼，足迹从家乡高邮到昆明、北京、张家口、西安、成都、合肥、重庆、岳阳、菏泽、厦门、伊犁等，也应邀访问香港，赴美参加写作活动等。这些游踪是汪曾祺求学、工作、生活的人生轨迹，真实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。

“故乡之念”部分，细腻精彩，故园趣事、故乡习俗、故乡美食、故乡野菜、故乡名人、故乡古迹、历史典故，一一在作者笔下展现，故乡“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”。

“昆明之忆”部分，脚踏实地，作者在昆明求学、工作了七年，这里有对西南联大生活的回忆，有对街巷人情的展示，有对昆明草木的描写，更有对昆明美食的记录。这里是作者的第二故乡。

“北京与坝上”部分，恬淡平和，这里长城、国子监、午门、玉渊潭、胡同、果园并存，日常劳作与下放劳动并举。忆往昔，聊往事，种葡萄、采蘑菇、画马铃薯，这里的日子过得很快。

“旅痕处处”部分，天然不俗，这里是大自然了不起的艺术，天山、泰山、火焰山、花果山、武夷山、兵马俑、岳阳楼、大足石刻、赛里木湖、严子陵钓台、菏泽牡丹、滇南草木，照出每个人的价值。

“出关散记”部分，五光十色，这里比较无处不在，作者将香港北京的遛鸟做对比，将香港北京的树做对比，将中美文化、中美草木做对比，不同文化、不同态度。

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阅读他的作品，我们在这里读经典，品作者原汁原味的语言，从作品中感悟汪曾祺的思想和文采。

# 目 录

## 故乡之念



1991年 在高邮运河上

- |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|
| 002 | 花 园   |
| 012 | 下大雨   |
| 014 | 三圣庵   |
| 017 | 冬 天   |
| 020 | 故乡的食物 |
| 037 | 故乡的野菜 |
| 043 | 故乡的元宵 |
| 048 | 他乡寄意  |
| 054 | 文游台   |
| 060 | 草巷口   |
| 065 | 我的家乡  |

## 昆明之忆



1991年春在云南石林

- 074 昆明草木  
079 翠湖心影  
086 泡茶馆  
096 昆明的雨  
101 跑警报  
110 昆明的果品  
117 昆明的花  
123 昆明菜  
134 昆明的吃食  
144 白马庙  
147 观音寺  
152 觅我游踪五十年  
160 七载云烟

## 北京与坝上



1964年在颐和园

- 176 冬天的树  
184 下水道和孩子  
187 国子监  
198 星期天  
202 午门忆旧  
207 玉渊潭的传说

211	胡同文化
216	果园杂记
220	葡萄月令
227	坝上
230	沽源
235	沙岭子
243	长城漫忆
247	果园的收获

## 旅痕处处



70年代末在泰山

252	旅途杂记
260	天山行色
282	湘行二记
292	菏泽游记
300	人间幻境花果山
304	隆中游记
307	索溪峪
310	滇游新记
322	建文帝的下落
326	杨慎在保山
330	严子陵钓台

## 出 关 散 记



1987 年在美国

- 334 手把羊肉
- 337 四川杂忆
- 352 罗 汉
- 356 泰山片石
- 372 皖南一到
- 381 初访福建
- 391 初识楠溪江
- 403 草木春秋

- 414 香港的鸟
- 416 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
- 419 林肯的鼻子
- 423 野鸭子是候鸟吗？
- 426 美国短筒

- 435 编后记

—— 故乡之念 ——

## 花 园<sup>①</sup>

在任何情形之下，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。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，至少不仅在于这点。

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，它的颜色是深沉的。

祖父年青时建造的几进，是灰青色与褐色的。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。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。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，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，也许没有，不像昆明。

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，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，（不要说它是青的）里面充满了影子。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。晚间点上灯，我们常觉那些布灰布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。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，我相信即是现在也挂一只的。那只青裆子永远眯着眼假寐，（我想它做个哲学家，

---

① 本篇原载昆明《文聚》1945年第二卷第三期。

似乎身子太小了。)只有巳时将尽,它唱一会,洗个澡,抖下一团小雾在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。

一下雨,甚么颜色都重郁起来,屋顶,墙,壁上花纸的图案,甚至鸽子:铁青子,瓦灰,点子,霞白。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。于是我们,等斑鸠叫单声,在我们那个园里叫。等着一棵榆梅稍经一触,落下碎碎的瓣子,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。

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,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。

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。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呵?它是哪儿来的,是那些草?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。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的纠在一起。

“巴根草,绿阴阴,唱个唱,把狗听。”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。有时甚么也不做,我躺着,用手指绕住它的根,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,听顽强的根胡一处一处断了。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听得见。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。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。

草被压倒了。有时我的头动一动,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。我静静的注视它,很久很久,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,又把头枕上去,嘴里叫一声“嗯!”有时,不在意,怜惜它的苦心,就算了。这种性格呀!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,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了,当我看天上的云。

我的鞋底是滑的,草磨得它发了光。

莫碰臭芝麻,沾惹一身,嗜,难闻死人。沾上身了,不要

用手指去拈，用刷子刷。这种籽儿有带钩儿的毛，讨嫌死了。至今我不能忘记它：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“都溜”（一种蝉，叫得最好听），我举着我的网，蹑手蹑脚，抄近路过去，循它的声音找着时，拍，得了。可是回去，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。想想我捉过多少“都溜”！

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。

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呵，暑假快过去了。

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，有时一个，两个的时候更多。它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，六只脚不停的运动，有时停下来，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。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。捉天牛用手，不是如何困难工作，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，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，常把脖子弄累了，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。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，行动从容不迫，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；即是飞，也不远。一捉住，它便吱吱扭扭的叫，表示不同意，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。黑地白斑的天牛最多，也有极瑰丽颜色的。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。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颈子上看它走。令人想起……不说也好。

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了。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，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。我看过一本秋虫谱，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，还有许多济颠和尚说的话，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。捉到一个蟋蟀，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

是朱砂，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，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。听，瞿瞿瞿瞿，哪里？这儿是的，这儿了！用草掏，手扒，水灌，嚯，蹦出来了。顾不得螺螺藤拉了手，扑，追着扑。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，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喂呐，于是赶紧回家。我每吃一个梨，一段藕，吃石榴吃菱，都要分给它一点。正吃着晚饭，我的蟋蟀叫了。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，听完了对父亲笑笑，得意极了。一捉蟋蟀，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。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。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，撒一点盐，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。

有的蝉不会叫，我们称之为哑巴。捉到哑巴比捉到“红娘”更坏。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。用两个马齿苋的瓣子套起它的眼睛，那是刚刚合适的，仿佛马齿苋的瓣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，一放手，哑巴就一直向上飞，决不偏斜转弯。

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息下，天就快晚了。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，翅膀较窄，称“鬼蜻蜓”。看它款款的飞在墙角花阴，不知甚么道理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。

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。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，我觉得它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，有点不配，因此常常愚弄它。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。看它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（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），嗡，飞出去了，我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，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，等着，一会儿，它拖着肚子回来了，找呀找，找到我掘的那个

洞，钻进去，看看，不对，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。我会看着它那副急像笑个半天。或者，干脆看它进了洞，用一根树枝塞起来，看它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。好容易，可重见天日了，它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息息，吹吹风。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，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。

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，说是它吃了土谷蛇的脑子，肚里会生一种铁线蛇，缠到马脚脚就断，甚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，穿到皮肉里怎么办？

它的眼睛如金甲虫，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。

故乡的鸟呵。

我每天醒在鸟声里。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，直到我醒来。我听得几种极熟悉的叫声，那是每天都叫的，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。

有时一只鸟冒冒失失飞进那个花厅里，于是大家赶紧关门，关窗子，吆喝，拍手，用书扔，竹竿打，甚把自己帽子向空中摔去。可怜的东西这一来完全没了主意，只横冲直撞的乱飞，碰在玻璃上，弄得一身蜘蛛网，最后大概都是从两椽之间空隙脱走。

园子里时时晒米粉，晒灶饭，晒碗儿糕。怕鸟来吃，都放一片红纸。为了这个警告，鸟儿照例就不来，我有时把红纸拿掉让它们大吃一阵，到觉得它们太不知足时，便大喝一声赶去。

我为一只鸟哭过一次。那是一只麻雀或是癞花。也不知从

甚么人得来的，欢喜的了不得，把父亲不用的细篾笼子挑出一个最好的来给它住，配一个最好的雀碗，在插架上放了一个荸荠，安了两根风藤跳棍，整整忙了一半天。第二天起得格外早，把它挂在紫藤架下。正是花开的时候，我想是那全园最好的地方了。一切弄得妥妥当当后，独自还欣赏了好半天，我上学去了。一放学，急急回来，带着书便去看我的鸟。笼子掉在地下，碎了，雀碗里还有半碗水，“我的鸟，我的鸟呐！”父亲正在给碧桃花接枝，听见我的声音，忙走过来，把笼子拿起来看看，说：“你挂得太低了，鸟在大伯的玳瑁猫肚子里了。”哇的一声，我哭了。父亲推着我的头回去，一面说“不害羞，这么大人了”。

有一年，园里忽然来了许多夜哇子。这是一种鹭鸶属的鸟，灰白色，据说它们头上那根毛能破天风。所以有那么一种名，大概是因为它的叫声如此吧。故乡古话说这种鸟常带来幸运。我见它们吃吃喳喳做窠了，我去告诉祖母，祖母去看了看，没有说甚么话。我想起它们来了，也有一天会像来了一样又去了的。我尽想，从来处来，从去处去，一路走，一路望着祖母的脸。

园里甚么花开了，常常是我第一个发现。祖母的佛堂里那个铜瓶里的花常常是我换新。对于这个孝心的报酬是有须掐花供奉时总让我去，父亲一醒来，一股香气透进帐子，知道桂花开了，他常是坐起来，抽支烟，看着花，很深远的想着甚么。冬天，下雪的冬天，一早上，家里谁也还没有起来，我常去园